

時一僧飲酒，遇罰而不遣。安遙聞之，以竹筒貯一荊杖，封緘寄遇。遇開緘見杖，即曰：「此繇飲酒僧耳！我訓領不勤，遠貽憂賜。」遂鳴椎集眾，以筒置前，燒香致敬；伏地，命維那行杖三下，垂淚自責。境內道俗無不歎息，因之勵業者甚眾。

贊曰：噫！使今人發安老之緘，其不碎筒折杖而碎語者寡矣，聖師賢弟子，千載而下，吾猶為二公多之。

為師禮懺

晉，法曠，下邳人。早失二親，事繼母以孝聞。後出家，師沙門曇印。印嘗疾病危篤，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；至第七日，忽見五色光明照印房戶；印如覺有人以手振之，所苦遂癒。

立雪過膝

魏，神光，學解冠世。達磨大師自西域至，往師之。磨未嘗與語。一夕大

雪，光立庭砌；及曉，雪過其膝，磨顧曰：「久立雪中，欲求何事？」光泣曰：「惟願和尚開甘露門，廣度群品。」磨曰：「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劫精勤，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，尚不能至，汝今以輕心淺心，欲冀真乘，徒勞勤苦。」光聞誨勵，以刃斷臂，置于磨前。磨曰：「諸佛求道為法忘形，汝今斷臂，求亦可在。」光曰：「我心未安，乞師安心。」磨曰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光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磨曰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遂傳法，為二祖。

贊曰：二祖得法，良繇精誠已極，機緣已熟，乃爾。針芥相投，非取必斷臂也。痴人效嘖，將致力刀砧矣。噫！傳法而必斷臂，則諸祖無完膚；成佛而必燃身，則列聖無噍類。斷煩惱臂，燃無明身，願禪者勉之！

離師自責

唐，清江，幼悟幻泡，禮曇一律師為親教師。諷誦經法，觸目而通。識者曰：「此緇門千里駒也。」嘗與師稍忤，捨而遊方，遍歷法筵。自責曰：「天下行半，如我本師者鮮矣！」乃還師所。當僧集時，負荊唱言：「某甲再投和

尚，惟願攝受。」時一公詬罵，江雨淚懺謝曰：「前念無知，後心有悟，望和尚大慈，施與歡喜。」求哀再四，一公憫之，遂為師資如初。一公歿，謁忠國師，密傳心要焉。

贊曰：舍聖賢而知非，當詬罵而不退，可謂明且誠矣！終傳心印，不有繇乎！彼淺信之流，小嫌則長往不返，微呵則銜恨不忘，空遇明師，竟有何益？如逢帝主，不獲一官。惜哉！

迎居正寢

唐，石霜，慶諸禪師，得法於道吾。後隱瀏陽洞山，有瀏陽古佛之語；學者多依之。道吾將化，棄其眾從諸。諸迎居正寢，行必掖，坐必侍，備極敬養之禮。

歷年執侍

唐，招賢通禪師，少為六宮大使，因詣烏窠求出家，窠不納，堅求，乃為